



鼓 詞

大變活人

方澤泉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目 次

写在前面.....	1
冰火不同爐(唱詞)	3
大变活人(鼓詞)	16
高玉探家(唱詞)	23
爆破玉皇閣(鼓詞)	31
假营長(評詞)	37
送面湯(唱詞)	43

寫 在 前 面

选集在这个小冊子里的六篇曲藝作品，內容都是描寫八路軍、解放軍的战斗生活故事。这些作品都曾經在部隊和農村中演唱过，收到一定的效果。其中“假營長”和“爆破玉皇閣”、“送面湯”，曾在我原在部隊中哄动一时，起到一些鼓舞士氣、激發战斗意志的作用。“高玉探家”和“大變活人”及“冰火不同爐”，在農村演唱时，也頗受群众欢迎。

这些作品的創作，大多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加以提煉和藝術加工而成。我認为，演出之所以能受到欢迎，那是由于英雄們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光輝燦爛的功勛，偉大而高尚的品質所致，絕不是作品的成功。由于我的藝術水平低，表現能力差，英雄的形象刻划的很不够；在藝術技巧方面也比較粗糙，希望讀者、演唱者同志們，能提出批評和指正。

这个小冊子今天能湊起來，首先感謝演唱过其中作品的我的老战友王樹楹同志。在解放戰爭中，我們倆在部隊里搞說唱，那时他是說的，我是寫的兼彈三弦。由于过去条件和环境所限，有些作品演唱过就丟掉了，这次編这个小冊子，幸虧我和王樹楹同志還沒分手，他帮我想，給我校正，才把它整理出來。为什么相隔十年左右還沒忘掉？这并不希奇，因为故事中的英雄人物的事迹和形象，一直在我腦海里

跳跃，他們鼓舞着我工作，鞭策着我進步，慢說十年八年，就是三十年五十年，也不会忘記。

我曾在農村、學校、工廠等不少的單位和不同的場合，主動地、不止一次地將這些故事講給人們聽。聽了的人們，都被故事所吸引，都被故事所感動，當然人們也會無意中受到革命傳統教育。曾有不少的單位和個人，向我索取材料，因而也激起我整理這些說唱作品的热情。愿這些英雄事迹和英雄們偉大的精神面貌，永遠教育着人們，鼓舞着人們前進。這也是我選集這個小冊子的目的和愿望。

方澤泉

1957年6月1日

冰火不同爐

(唱詞)

第一回

九月里來刮秋風，
秋風掃葉落院庭。
秋虫唧唧聲微顫，
月色如水照窗櫺。
面對窗櫺來飲酒，
飲酒為了舒心情。
要問此人是哪個，
他的名字叫謝大成。
謝大成，謝家庄上當村長，
三里五村有名聲，
八路軍里他有好朋友；
偽軍漢奸他也交賓朋，
八路軍，財糧事務都找他，
漢奸隊，有事也找謝大成。
謝家本有弟兄人三個，
說書唱戲都須報人名。
老二的名字叫謝貴，

老三的名字叫謝洪。
謝貴他，漢奸隊里當小隊長，
挎着洋刀抖威風。
謝貴本是殺人犯，
到處綁票亂行凶。
謝洪他，八路軍里當偵探，
偵探敵情逞奇能。
出生入死計謀廣，
神出鬼沒無影踪。
人們稱他為“孫行者”，
差的是，沒去上天闖天宮。
雖然沒把天宮闖，
搞的鬼子漢奸都頭痛。
這一天，太陽西下晚飯後，
一輪明月懸空中。
謝洪他，帶着任務回家轉，
要逮捕謝貴歸法庭。

心有急事走得快，
步步加緊快如風。
穿過彎曲羊腸道，
橫跨公路奔家中。
謝洪輕輕把門扣，
大成開門迎謝洪。
兄弟二人見了面，
上了門栓進屋中。
一盞油燈桌上放，
兄弟對坐叙衷情。
大成說：“三弟你從哪里來？
要到哪里辦事情？”
謝洪說：“今天不往別處去，
回到家來有小事情。”
大成說：“三弟行動加小心，
在周圍，十里八里有鬼子
兵。”
謝洪說：“要怕鬼子就不抗日，
要吃辣椒不怕嘴受痛。”
大成說：“不知三弟有啥事，
要不要，我這個村長也出征？”
謝洪說：“我來辦事靠兄長，
沒有大哥任務完不成。”
謝洪掏出旱烟袋，

噴出烟團霧騰騰。
謝洪說：“三年沒見二哥的
面，
听說是，如今二哥胡亂行。
我回家就為了把二哥勸，
勸勸二哥走正經。
但不知，二哥何時回家轉，
他回家，大哥與我把信通。”
大成听罷嘆了一口氣，
連把三弟叫一聲：
“二老爹娘都去世，
拋下了，咱們弟兄人三名。
爹娘在世主意定，
巴結你，讀書十年到初中，
準備着，送你城里學生意，
讓謝貴，在家種田當先生。
我趕馬車跑生意，
日子越過越興騰。
不料想，四〇年爹娘下世去，
到如今，算來四年有余零。
謝貴他，當上偽軍小隊長，
你也在，八路軍里當了偵探
兵。
如今是，我在村里當村長，
每天跑西又跑東。
這就叫，年頭變了人心變，

親兄弟，各找出路奔前程。
誠然是，當偽軍的有過錯，
遠不如，當八路軍受光榮。
但只是，三弟你也想一想，
你們倆，如今冰火不相容。
怕的是，你勸老二不頂用，
怕的是，見面撕破兄弟情，
怕的是，見面雙方動槍炮，
怕的是，有傷有死有哭聲。
依我看，你倆各走各的路，
井水河水兩分洪。
他有黑墨是自己抹，
你有胭脂你自己紅。”
大成從頭說一遍，
謝洪一旁沒哼聲。
謝洪想，有心和大哥說了實話，
怕的是，打草驚蛇露風聲。
有心不把實話講，
大哥他，不知二哥罪不輕。
他不知，謝貴是個殺人犯，
他不知，謝貴綁票又行凶。
听听大哥講的話，
不痛不痒無動于衷。
謝洪想前又思后，
一條妙計出心中。

吞吞吐吐講一半，
探探大哥啥心情。
謝洪說：“大哥說話不全面，
忘記了，我們是同胞親弟兄。
二哥他，奸盜邪淫他都干，
二哥他，吃喝嫖賭胡亂行。
人們背後把他罵，
咒罵謝家老祖宗。
二哥這樣混下去，
罪上加罪不能容。
我心想，苦口婆心把他勸，
我給二哥敲警鐘。
倘若是，他能改邪歸了正，
咱們弟兄三人都安寧。”
謝洪說罷一席話，
大成一旁不安寧。
大成說：“只說老二當小隊長，
哪知道，他做了這些壞事情。
街上人們常議論，
却沒人，對我講老二胡亂行。”
謝洪說：“別人當面說好話，
背後恨的牙根疼。”
弟兄倆，說說道道深更夜，
一輪明月照窗櫺。

謝洪告別出門去，
謝大成，前思後想心不定。
大成想，老二生來脾氣怪，
話不投機瞪眼睛。
自從當上小隊長，
何人敢對他無理評。
倘若是，老三老二兩相會，
定會鬧出大事情。
如果是，老二來了我不送信，
老三他，一定不會把我容。
謝大成，越思越想睡不着覺，
心亂如麻棒成繩。
香煙一支接一支，
伸手拿出大酒瓶。
面對窗櫺獨飲酒，
窗外微微有秋蟲聲。
秋蟲唧唧他聽不見，
兩眼看不見月光明。
酒不醉人人自醉，
迷迷糊糊入夢中。
他夢見，謝貴把謝洪上了綁，
他夢見，老二他要殺謝洪。
謝大成，吓得渾身出了汗，
嗚嗚呀呀喊一聲。
喊了一聲夢惊醒，
東方日出一片紅。

謝大成，揉揉眼睛擦擦汗，
披上衣服出了門庭。
一直奔向關帝廟，
前去掏籤求神靈。
三跪九叩抱籤筒，
抽籤一看是中中，
手拿竹籤查籤簿，
上面說：“逢凶化吉喜乘龍。”
謝大成，叩頭出了關帝廟，
匆匆忙忙回家中。
只因為，掏籤破了大惡夢，
心中稍微得安寧。
剛剛喘口寬心氣，
忽听得，門外有腳踏車子聲，
門外進來人一個，
洋刀匣槍拷腰中。
走起路來擺又晃，
洋洋得意抖威風。
來人到底是哪一個，
用不着說書的再表名。
大成一見猛一楞，
他立刻，想到夜晚惡夢中。
謝貴進屋床上坐，
兩眼看着謝大成。
大成說：“二弟很久不回家，
這次回家為何情？”

謝貴說：“我从宁津去宝店，
路过門口有事情。
听说大哥手头紧，
二弟我心中不安宁。”
謝貴說罢一伸手，
大把鈔票拿手中，
謝貴說：“这些鈔票你留下
用，
用了不够再与我把信通。”
謝貴的手段狠又辣，
他比豺狼还要凶。
謝貴向日本鬼子下保證，
他保證，十天以內抓住小謝
洪。
鬼子說：“拿到死的賞一万
塊，
逮住活的越級把官升。”
謝貴他，想先用鈔票買住謝
老大，
利用大成捉謝洪。
謝大成，看着鈔票心發癢，
心里想，日出西边为哪宗？
有心不把錢收下，
怕的是，虧待二弟好心情；
有心把錢收留下，
謝洪的影子放幻灯。

想起老三說的話，
老二他，奸盜邪淫胡乱行，
这些錢，來的不明不干净，
这些錢，不知多少男女受苦
情。
謝大成，前思后想主意定，
忙把二弟叫一声：
“这些鈔票我不要，
你的大哥我不窮。”
謝貴听罢嘻嘻笑，
謝貴說：“大哥越長越傻不聰
明，
人与鈔票沒仇恨，
怕的鈔票不集中。
有錢能使鬼推磨，
无錢僅能喝北風。
大哥把錢收留下，
莫要虧待我一片好心情。”
大成說：“我不缺吃穿不缺
用，
又沒欠債拉窟窿。
我說不要就不要，
二弟的好心我知情。”
謝貴說：“鈔票出手話出口，
大哥不收我不安宁。
不看人面看佛面，

不看魚情看水情。”

謝貴又說又是笑，

謝大成，不知謝貴玩的什么

鬼吹燈。

大成想，今天老二回家轉，

为什么，他和往日不相同，

往日回家挺胸脯，

說話氣粗瞪眼睛。

今天說話面帶笑，

大哥叫了好几声。

大成說：“二弟回家有什么事？

啥时返回宁津城？”

謝貴說：“我回家不为別的事，

为的是，見見三弟小謝洪。

弟兄三年沒見面，

想三弟，想的夜晚腦袋痛。

大哥你，想想办法把他找，

我們同胞兄弟兩相逢。”

大成听罢謝貴的話，

心里直跳乱扑通。

昨晚謝洪找謝貴，

今天謝貴找謝洪，

为什么，謝貴倒把老三找，

依我看，必有原因在其中。

大成說：“你找三弟有什么事？

你們倆，冰火不能把爐同。”

謝貴說：“大哥說的哪里話：

我們是同胞一母生。

我当伪軍他当八路，

弟兄各自奔前程。

親兄親弟親骨肉，

同胞手足有感情。

公事私事兩回事，

說什么冰火不能把爐同。

大哥快去把他找，

找找三弟小謝洪。

我在家中把你們等，

咱兄弟三人叙常情。”

大成說：“三里五村有据点，

十里八里有鬼子兵，

三弟他，白天不敢露头面，

怕的是，讓你們抓去活不成。”

謝貴說：“只要有我謝貴在，

何人胆敢抓謝洪。

誰敢在太歲頭上來動土，

誰敢在老虎嘴上拍蒼蠅。

倘若是，三弟不敢白天見，

夜晚相會也能行。”

謝貴越說越帶勁，
迷住大哥謝大成。
大成想，莫非老二有轉意，
当真想念小謝洪。
既然是，老三積極找老二，
既然是，謝貴定要見謝洪，
我何不，通信去把老三找，
我何不，讓他們見面兩相逢。
就算是，当真老二存壞意，
依我看，謝貴也斗不过“孙悟空”。

倘若是，老三真能把老二劝，
也可能，有吉有喜不是凶。
謝大成，想罢立即开言道：
“我去找三弟小謝洪。”

大成說罢走出去，
急忙忙，交通站上把信通。
簡短捷說走的快，
找到了，交通站長刘老平。
老平說：“謝洪他在你村住，
你何必，舍近求远跑路程。”
謝大成，听罢他言猛一愣，
这真是，神出鬼沒怪事情。
謝大成，急急忙忙往回返，
進村來，果然找到小謝洪。
謝洪說：“大哥你先別彙報，

看一看，我的八卦灵不灵。

二哥今天回的家，
就在上午十点鐘。
腰挎洋刀匣子炮，
進門滿臉帶笑容。
大把鈔票送給你，
你就說，不收不要我不窮。

二哥心急把我找，
定要見見我小謝洪。
二哥讓你通通信，
大哥你，交通站上跑一程。
不知我猜的对不对，
大哥你接着再补充。”

謝洪說罢一席話，
这旁楞住了謝大成。
八路軍，神出鬼沒猜不透，
三弟他，真是万能的“孙悟空”。

大成說：“三弟我真佩服你，
你不是諸葛也是孔明。
你說的句句都很对，
三弟你，为什么了解的这么清？”

謝洪說：“二哥行动我們都了解，
早在你房前房后我們設下偵

探兵。”

大成听了把头点，

暗称赞，不虧老三是“孙悟空”。

大成說：“老二他一人在家等，

走走走，咱們一同回家中。”

謝洪一旁嘻嘻笑，

又把大哥叫一声：

“大哥为人太直正，

哪知道，二哥甜言把你蒙。

二哥一人把你見，

你不知，他还帶來兩個兵。”

大成說：“他帶兵來有何用？”

謝洪說：“藏在村里等謝洪。

但等着，我与二哥見了面，

他們給我上綁送寧津城。”

大成听罢开言道：

“我看老二万不能。

我們是骨肉親兄弟，

他哪能，对親兄親弟下絕情。”

謝洪說：“大哥不信以后看，

看我說的灵不灵。

大哥回去帶个信，

見着二哥說分明。

你就說，今晚我把二哥見，
大約夜晚十点鐘。

其他事情不要講，

別質問，二哥帶兵沒帶兵。”

謝大成，迷迷糊糊像作夢，

半信半疑离开小謝洪。

謝洪他，頓時离开存身处，

准备晚上去交鋒。

花开兩枝表一朵，

說一說，謝貴玩的鬼吹灯。

他一見，大成去把謝洪找，

心里不住喜盈盈。

这回不是一万塊，

就是越級把官升。

越思越想越高兴，

找着帶來的人兩名，

住宅周圍埋伏下，

准备逮捕小謝洪。

眼看着，謝家庄上一場战斗，

眼看着，八路軍伪軍兩相逢。

說到这儿站一站，

下一回，謝貴相会“孙悟空”。

第二回

上一回，煞住鼓板停一停，
好像拉車斷了繩。
哪里打斷哪里找，
諸位接着往下听。
說的是，秋風蕭蕭吹人面，
星光閃閃布天空。
夜深沉，家家戶戶入了夢，
只听得，那家小兒有哭声。
村西头，有只尖声哈巴狗，
空咬独吠不連声。
謝洪他，一切工作布置好，
会见二哥奔家中。
越过胡同穿小巷，
轉弯拐角腿不停。
進門先把大哥叫，
又把二哥喊一声。
謝貴一見謝洪到，
他兩眼，直往謝洪手上盯。
一見謝洪空着手，
他又往，謝洪身上看分明。
謝洪心里早有数，
解开鈕扣露前胸。
謝洪說：“走路出了一身汗，

脫了上身透透風。”
說罢將衣衫都脫掉，
后面露背前露胸。
謝貴他，一見老三沒帶槍，
嘿，这下老三把我的妙計中。
謝洪又把二哥叫，
謝貴他，也喊三弟小謝洪。
兄弟三人面对面，
三人心情不相同；
老大担心出事故，
看了謝貴看謝洪，
心里不住扑扑跳，
坐在凳上不安宁，
老二是狼心狗肺手段毒辣，
只想發財把官升。
老三他的任务重，
赤手空拳作斗争；
全凭机智和勇敢，
抓謝貴，为民除害送法庭。
大成說：“三弟衣服要穿好，
防备感冒和傷風。”
謝貴說：“三弟脫衣不为天气
热，

为的是，表明他没枪不是来行凶。

三年没见大变样，

三弟确实很聪明。

可惜你，聪明反被聪明误，

你二哥不是糊涂虫。”

谢贵腰中一伸手，

匣枪紧紧握手中。

一脚踢开大板凳，

匣枪对着小谢洪。

谢贵说：“只许站好不许动，

动一动，我的手枪不留情。

老老实实对我讲，

带来多少八路军？”

谢洪说：“二哥暂且别动怒，

二哥不必把气生。

大哥给我送的信，

听说是，二哥想我想的脑袋疼。

我相信，大哥二哥亲兄长，

披星戴月来家中。

没有八路军跟着我，

只来了，你的三弟人一名。

二哥既然把我想，

见面何必发雷霆？”

谢贵阴险装服软，

收回匣枪叫谢洪。

谢贵说：“三弟莫要怪罪我，

我怕你，带人前来下绝情。”

大成害怕又生气，

脸上发白又发青。

大成说：“咱们三人亲骨肉，

同父同母亲弟兄，

相会谈家常话，

哪一个，想下绝情是畜生！”

谢贵说：“三弟回来我欢喜，

我听说了，三弟吃苦我同情，

也许是，我的话儿不顶用，

说出来，也许三弟不爱听。

爱听不听我要讲，

我是一片好心情。

人生在世图快乐，

受穷吃苦是无能。

八路军本是穷光蛋，

吃糠咽菜没钱用。

三弟你低头看一看，

满身补钉又补钉。

依我看，三弟别再当八路

跟我一同进宁津城。

你愿当官有官做，

吃喝穿用不受穷。

三弟年青有文化，

定能步步把官升。

你虽然，当过八路有过錯，
过去的錯誤一筆清。”

謝洪把謝貴看一眼，
胸有成竹笑容滿臉。

謝洪說：“二哥还有哪些話？
都講出來我听一听。”

謝貴說：“我說的都是真情
話，

善心好意不虛情。”

謝洪說：“有件事情我請問，
請二哥你說分明。

当上偽軍怎么办？

日后結果我弄不清。”

謝貴說：“哪天有酒哪天醉，
哪天沒酒扣酒盅。

甬管日后怎么样，
人生人死像刮風。”

謝洪說：“二哥說作是一样，
不虧你，能当隊長能帶兵。”

謝貴低头看看表，
時間到了不容停。

一見軟的不頂用，
換上硬的逼謝洪。

謝貴綑嘴撕破臉，
鼻子眼里哼一声。

謝貴說：“跟着我走沒話講，
不跟我走万不能。

今天見到我的面，
插翅也难飛出籠。
要你回答一句話，
去与不去說分明。”

謝貴匣槍握在手，
槍口緊緊对謝洪。

大成一旁坐不住，
站起身來把話明。

未曾說話嘴先顫，
又吓又怕战兢兢。

大成說：“長子長兄屬我大，
我說話，你們兩個要服从。

二弟把槍收回去，
家門口，不准你倆鬧事情。

二弟你，曾經給我下保証，
你曾說，兄弟各自奔前程。

你曾說，公事私事兩回事，
你曾說，冰火可以把爐同。

为什么，說了不算动武器，
为什么，无故生非逼謝洪？

你要打，槍口对着我來打，
你要綁，給大哥我上綁繩。”

謝大成，匆匆往前走兩步，
身子挡住小謝洪。

謝貴一見冲冲怒，
撇着嘴巴瞪眼睛。
謝貴說：“往日你是好兄長，
今天少把大哥充。
給我站到一邊去，
沒你的事情少發瘋。”
謝大成，穩如泰山腿沒動，
揚着脖子挺着胸。
謝貴獸性上了火，
叭叭叭，巴掌打了謝大成。
謝洪压下万丈火，
連連又把二哥稱：
“二哥且把火耐住，
不要急躁把氣生。
木頭不銹沒有洞，
話兒不說難分明。
都怪謝洪我不好，
惹的二哥發雷霆。
二哥既然讓我走，
也不妨，跟你去趟寧津城。
大哥不必擔心害怕，
二哥他，不會葬送小謝洪。”
謝貴他，手中匣槍点了兩點，
指着鼻子叫謝洪。
謝貴說：“老三你真有一套，
安慰我謝貴和大成。

跟我少耍軟手腕，
跟我少耍小聰明。
虽然是，你當偵探有一套，
在今天，斗斗你这个‘孫悟空’。”
謝貴腰中掏一把，
噌楞楞，抽出一根綁人繩。
謝貴說：“不管你是孫悟空還
是豬八戒，
想要逃跑萬不能。
來人哪！”
門外進來人兩個，
手持匣槍怒冲冲。
頭上戴的鬼子帽，
子彈轉帶腰中橫，
一個箭步往里闖，
好像當年趙子龍。
要問來人哪兩個，
八路軍的偵探兵。
偵探兵，收拾了謝貴帶來的
人兩個，
在門口，等着給謝貴上綁繩。
偵探兵，一見動手的机会到，
好像猛虎下了山峰，
麻繩給謝貴上了綁，
繩扣不緊用腳蹬。

一扣兩扣連三扣，
扣扣綁的緊綳綳。
謝洪說：“二哥想的怪周到，
周圍安下埋伏兵，
可惜你辦事太愚笨，

抽梁換柱你不精通。”
謝貴他，一万塊錢沒拿到，
也永远不能把官升。
謝洪偵探一小段，
智勇双全留美名。

1946年3月寫于吳橋縣

1957年3月重寫于上海